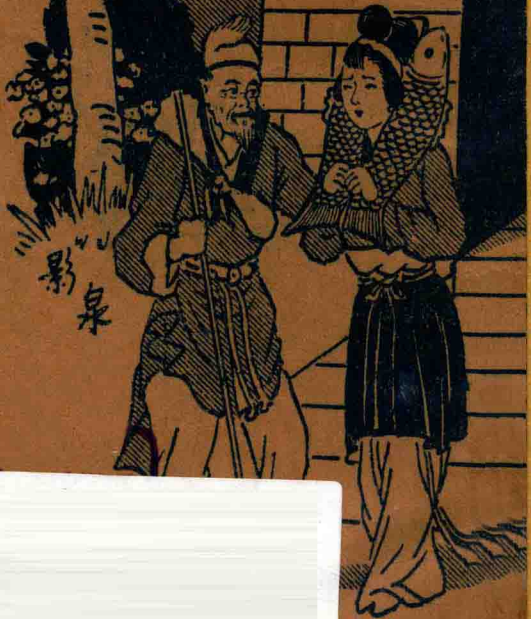


新式  
標點

# 玉堂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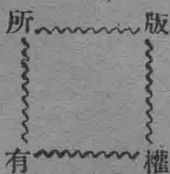


影泉



大新圖書社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付印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 定價四角 ●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新式標點 玉堂春

全書一册

標點者 歸 采 臣

校訂者 張 玉 成

出版者 大 新 圖 書 社

印刷者 大 新 圖 書 社

總發行所 大 新 圖 書 社

上海城內露香園街  
春華里第五號門牌

# 玉堂春目錄

第一回	王大人遣子討賬	一	第十七回	沈彥明北京販馬	二九
第二回	王公子司院上標	二	第十八回	玉堂春西樓酒醉	三〇
第三回	老鴿子計哄玉姐	四	第十九回	王景隆京都鄉試	三二
第四回	萬金化盡出司院	六	第二十回	小金哥司院報喜	三三
第五回	玉堂春司院受苦	八	第二十一回	老鴿子暗賣玉姐	三五
第六回	王公子路中被劫	一〇	第二十二回	沈彥明旅店偷婚	三六
第七回	公子夜宿關王廟	一一	第二十三回	玉堂春即走山西	三八
第八回	金哥傳信本司院	一三	第二十四回	王景隆大鬧司院	四〇
第九回	玉姐贈金城隍廟	一五	第二十五回	趙監生托媒行奸	四一
第十回	公子又上本司院	一七	第二十六回	皮氏婦造飯下藥	四二
第十一回	老鴿二次哄玉姐	一八	第二十七回	洪同縣賊冤擊鼓	四四
第十二回	公子回家求情面	二〇	第二十八回	玉堂春受刑寄監	四六
第十三回	公子認罰將書讀	二二	第二十九回	王景隆官陞巡按	四七
第十四回	臥几夢會玉美人	二三	第三十回	察院內三堂會審	四九
第十五回	王公子刺股讀書	二五	第三十一回	玉堂春官事翻案	五一
第十六回	玉堂春想郎破鏡	二七	第三十二回	佳人才子得團圓	五一

新式  
標點

## 玉堂春

## 第一回 王大人遣子討賬

詩曰：大明一統錦乾坤，天下太平樂萬人，外國大王皆進貢，八方安靜滅烟塵。

朝內文官樂唐舜，邊廷武將喜安身，聖主登基理朝政，仁義禮智化萬民。

閑言勾開。內中引出一部大明野史，說的是正德年間南京順天府有一人姓王名瓊，別號思竹，中乙丑進士。一任翰林，二任侍講，三任禮部尚書。與劉瑾不睦，上諫一本。朝廷一時昏昧，將王瓊發回原第，聖旨催逼，不敢抗違，收拾夫馬資財，帶領家眷起身。王瓊暗想：雖有幾兩俸祿銀子，俱在他人手內，不及收。長子南京做中書，次子時當大比，無人可托，無奈呼三官王景龍說道：我命你與王定在此討賬，你心下如何？三官便道：爺爺吩咐，安敢不遵。老爺說我兒雖然留你在此討賬，還要你用心攻書。銀子討完，即速回家，以免父母挂念，俺把賬留下給你。遂命王定道：你與你三叔在此讀書討賬，可不許你引誘他胡行亂走，若是不聽我言，定要責你。王定說：小人豈敢不遵老爺之命。王瓊吩咐已畢，即忙上轎起身回家去了。

王老爺一時離了燕山府，不一時出了北京岱闕門，王三官同了王定把行送，蘆溝橋不遠只在面前存；

王公子親自去拜雙父母，老太太手拉公子淚滿襟，囑咐他用心攻書莫生事，你在此誰是六姑與三親；

王公子面對母親眼流淚，尊了聲生身父母莫擔心，此一時流淚眼觀流淚眼，這纔是斷腸人對斷腸人；

說不盡母子二人離別苦，不一時轎馬南北各自分。

話說王老爺在蘆溝橋與三官分別上了轎馬，回南京去了。且說公子與王定，洒淚而別，回了北京，投店住下。這公子思想父

母，無心攻書，日日叫王定出門討賬，不覺三月有餘。王定見公子時常憂悶，便說三叔三萬銀子今已討全了，擇個吉日，我與你

起身罷。公子說：王定自從你老爺回家，今已半載，我未曾到街上走走，日來我心中憂悶，我和你同到街上散散心如何？王定說：

三叔這不可，一旦與老爺知道，那時怎了。公子道：南北二京相隔三千餘里，一時那得知道。王定說：三叔諄諄要去，我與你說了，

到街上走走就來。公子說是如此，遂將房門封鎖，命宿安用心看守。遂出了店門，到東街上游走，到了皇城一邊，但見人烟甚多，

也有做買賣的，也有游玩散心的，佳人才子，打夥成羣，挨肩擦背，俱穿時新衣服。公子見了，喜之不盡。忽然又見五七個官家子

弟各執琵琶絃子。公子便說：「王定好熱鬧啊。」王定說：「這裏熱鬧，還不如東華門外，更爲熱鬧。」公子說：「既如此，我們再到東華門外去，看看好麼？」二人遂又來至東華門外。公子一看，好一塊錦綉去處。但只見：

門彩垂錦綉，瑞氣鎖朱樓，玲瓏新花樣，垂珠掛綉球。

王定說：「三叔你看好不好？」京都的財主，好不華麗。三官說：「王定休要胡說，你看這是那裏？」二人遂向裏一望，只見紫禁城內，三十六宮，宮中玉砌金堆，又有二十四院，都是金屋玉階，真正廣寒宮中一樣。王定說：「三叔走罷。」二人離了東華門，一行走着，又看起來了。

王公子一時離了東華門，

小王定只在後面緊隨跟！

他二人一行走着，一行走，

但只見午門不遠面前存，

只聽得賣買之人聲不斷，

兩邊廂天棚搭在過街心。

又只見酒市高帘空中擺，

酒樓上懸燈結彩，色色新。

門柱上硃紅對聯寫大字，

俱皆是高人題筆字字真。

上一句英雄杯上多壯士，

下一句錦綉場中助詩人。

還有那金勒馬嘶芳草地，

更連着玉樓人醉杏花天。

這公子心中貪愛無心走，

只聽得絲竹管弦不絕音！

話說公子與王定一行走着，耳中又聽的管絃之音甚佳。一抬頭只見門前站立幾個女子，容顏出衆，衣服整齊，真正是光彩動人。這公子信口作詩一首：

這個女子似天仙，

輕盈體態賽娟嬋；

廣寒宮裏吹簫女，

何故思凡落此間。

王定見公子看着酒樓，便說三叔，

沽之如何？公子說：「沽酒市舖不食。」

王定說：「客邊散心，管他怎的！」

公子說：「我們上樓少坐片時。」

王定乃與公子上了酒樓，酒家收拾一桌，四碟小菜，提上酒來，公子坐下。正是半年禁忌莫間要，一朝浪蕩難收心。畢竟不知在此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王公子司院上嫖

媚妓一流最難惹，

送舊迎新作笑啼；

少年喜買傾家業，

公子眞爲玲俐癡。

閑言少敘，話說公子坐下，

但見樓上有五七席酒，內中俱有女子侍奉。唱的唱，彈的彈，個個都是人物出衆，音韻絕佳。公子聽之不盡，又連作詩二首：

檀口珠唇蘭麝香，

雲環玉佩似宮妝；

烏雲巧挽盤龍髻，

羅衣錦綉帶鴛鴦。

小小金蓮玉笋長，歌喉宛轉奏宮商；瑤池降下王母女，帶酒還魂落下方。

公子一行作詩，一行觀看，但見保兒提上酒來，公子便問此女是那裏來的，酒保說這是春院內金家的丫頭，名叫翠香，翠紅三官稱曰唱的好個清雅，酒保說這還數不着他兩個，他家還有一個別號玉堂春，排行第三，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乃是這京中第一個粉頭。王三官聞言，心中甚喜，遂叫王定還了酒錢，下的樓來，說王定，我與你到春院走走，如何？王定說三叔不可，爺爺知道，小人也吃罪不起。公子說有何妨礙。

王三官叫聲王定你放心，且到那春院看看玉堂春。小王定萬般出於無可奈，這就是奴僕難以勝主人。

那公乘子些酒興來的快，不多時春院已在面前存，他二人舉目留神仔細看，看了看春院修飾色色新。話說公子同王定來至春院門首，只見牌坊上寫着五個大字，寫的是勅修本司院三官說好個華麗之地。王定說三叔走罷！公子說要有何妨礙，遂硬行進了院來，着了一看好個光景，遂又作詩一首。

畫樓翠閣，玉几瓊筵，畫樓翠閣，掛懸的山水古畫，玉几瓊筵，擺列着絳燭花瓶。平山兩面，四壁牆中，平山兩面，懸的是有道現無道隱，隱朝陽彩鳳，四壁牆中，掛的是用則行舍則藏，藏化龍金鱗。玉廊之下，彩壁之上，玉廊之下，盡是錦氈鋪地，彩壁之上，玲瓏異樣妝成。富春院內，演樂房中，富春院內，俱是王孫公子。演樂房中，都是美女佳人。東閣階前，嘻嘻笑笑投壺打馬。西箱房內，忻忻喜喜唱曲抓拳。誇不盡華麗美處，此間不亞廣寒宮。

公子吟罷觀之不盡，正不知那處是一稱金家，意思中忽聽的一個小夥大聲說道：瓜子量橋兒，鴨蛋兩半分；天津衛螃蟹，三個一分銀，還帶着送暖，偷寒叫情人。

公子回頭便問小夥，那是一稱金家的門。小夥說大叔莫不是要去嫖嫖麼？公子說：我是問問你的。小夥聞言，手托盤子，急走如飛往一稱金家去了。

那小夥手托盤子揚陽去，急急的報與鴛子一稱金；他說道門外來了一公子，我未曾問他是那裏人；老鴛子聞聽此言向外走，但見他滿面添花迎出門，搖擺擺見了公子就下拜，又說道迎接來遲莫生嗔；老拙的賤名四方人皆曉，從小兒有個外名一稱金，王公子聞聽這是三姐母，不由的心中輾轉暗沉吟；有心待進去看看三小姐，又恐怕王定說與老父親，有心要離門離戶揚陽去，此一時心痒難熬怎出門。

正是這有心公子心不定，老鴛鴦甜言蜜語把話云。

鴛鴦見光景，即忙迎相公，少爺到我家，老身有光榮，今日從何至，寒舍避避風。

王定見老鴛鴦引誘公子，便說三叔趕快出去罷，恐老爺知道。鴛鴦聞言，恐去了生意，便問這位是誰？三官說是小使。鴛鴦說：好，多心，就不住下房中吃杯茶去，何妨？那有家人反管問家主之理，請在舍下坐坐。公子聞言，跟着鴛鴦向裏就走。王定叫道：三叔回來，公子頭也不回，跟着鴛鴦進內客位坐下，叫丫頭看茶。茶罷，鴛鴦便問貴姓。公子說：學生姓王，家父禮部尚書，學生久慕令媛嬌顏，特來相訪。

公子把話講，鴛鴦說計生，甜言蜜語的，開口尊相公，我有一句話，莫嫌不中聽。

公子說有話請講，鴛鴦說：昨日有一位寶石客人，要梳攏小女，願出百兩財禮，我嫌他無名器的人，不會許他。公子說：一百財禮，却是小事，學生不才家父會做禮都尚書，就是千兩也是小可。鴛鴦聞言，心中暗喜，說：王老爺賤人不敢高拔，叫丫頭擺酒。王定說：在這裏吃杯茶，與他幾兩銀子也罷，怎的又要吃酒呀？

王定見不好，向外把話云：立逼王公子，叫他就起身；三官坐不住，起身要出門；鴛鴦慌張了，

近前擋着門，即忙丟眼色，丫頭知他心。

小丫環廂房之內擺上酒，安排了要請王定飲杯巡，吩咐那翠香翠紅將他請，二粉頭笑臉殷勤讓客人，目下裏主僕二人就上堂，下一回一人就是幾萬銀！

### 第三回 老鴛鴦計哄玉姐

山岫當階翠，姣花拂面枝，鶯鶯愛嬌小，雁翠晚迤逗。

話說鴛鴦吩咐翠香翠紅請你這位姐夫向廂房內吃酒去罷。王定說：我不去吃，兩個粉頭近前笑盈盈的，拉着拉着，推着推着，向廂房內去了。

小王定廂房之內去吃酒，二粉頭花言巧語來奉承，客位內琵琶絃子奉公子，廂房內推盃換盞飲劉伶；

耳聞的細樂歌聲一派響，他主僕二人心迷醉紅塵，王三官酒至半酣心迷亂，客位內連將王定叫幾聲。

話說王公子在客位廂內，鴛鴦陪着，命一個小粉頭，彈起琵琶，唱了一套心中甚是得意。遂問道：聞得你院中有個三姐，名叫



玉堂春怎不命他出來，鴛子說那個丫頭不見財禮，他是不肯出來的。公子聞言，便呼王定。王定聽說，即忙來問。公子說：「你到店中取二百銀子，兩套衣服，用毡包包來，我要去了。」王定說：「還要零碎的，不用。」公子說：「少帶些來也好。」王定聞言，忙至店中，取了銀子，前來當面交與公子。鴛子見了銀子衣服，即忙辭了公子，來至後面房中，見了三姐，叫道：「我兒，你的運氣到了！今日新來一位官兒，乃是禮部尙書的公子，生的人物又好，性格又善，又是貴官，又有銀子，你出去陪陪他，豈不是好！」三姐聞言，只是不言不語。鴛子見他不願，即忙近前哄道：「我兒，老身知道你常怠慢客家，豈不知這個王三官人才貌俱全，又富又貴，又無有妻室，你接了他，咱娘兒們發財是小事，你大有後望呢！自今後，院中出了無價寶，皮肉骨頭香萬年。」

玉堂春被鴛子一陣說了，心中暗想：「待我出去看看這個人，如我意否？若不如意，我就再回來。」想到這裏，遂打扮了一回，出了後房。鴛子說：「我兒此去，用心侍奉他，不要侍慢。」三姐說：「知道了。」隨即來至客房，公子抬頭一看，果然好一個絕色嬌娘。人物第一，觀罷，有詩讚曰：

踐踪舉步動香塵，玉腕雙擎蓮化身，杏臉桃腮多嬌嬌，糯米銀牙露齒唇；  
 縹緲金帶嚮叮叮，玲瓏寶髻挽烏雲，慈航道人巧粧成，蓮台降下觀世音。

三姐進的門來，也將王三官然一看，果然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人才出眾，也有詩讚之曰：

溫柔典雅美非常，風流弟子世無雙，碧桃臉兒如宋玉，梅花身子似潘郎。

舉動風流人堪愛，言語和平喜氣揚，姻緣若得常相聚，多買香紙謝上蒼。

三姐觀罷，心中得意，即忙進前展拜。三官起身，連忙讓坐。三姐就在席邊坐下。丫頭斟上酒來，飲了一巡。鴛兒說：「此處非是待客之所，請入綉房。」三姐起身，雙攜公子兩手，並肩挨背，同入綉房。三姐命人擺上酒席，四個女樂鼓動樂器，唱了一套嬌羞的曲子。二人並坐談笑，不一時天色將晚，公子辭酒。三姐留心，點起花燭，共入羅帳。你說我愛，好個美滿光景也。

他二人共入羅帳，愛又親，陽台上才郎相伴玉堂春，好比那七夕牛郎會織女，如同是神女襄王入巫雲。

這一個初次纔經花燭夜，那一個久借鴛鴦百不嗔，這一個用手去解香羅帶，那一個自己脫下綠羅裙。

一時間渾身衣服都脫去，他二人相偎相抱入綉衾，這一個舌尖吐入櫻桃口，那一個玉腕雙勾情郎身。

這一個玉體輕抬學騎馬，那一個金蓮雙躡兩腿伸，這一個靈犀透入情穴路，那一個玉戶歡迎獻花心。

小三姐好似初開花一朶，王公子如同蝴蝶落花心，這一個迷情口叫香娘子，那一個心亂頻呼有情人。



這一個一點酥麻春意透，那一個玉露川芎汗流津；  
 起先是款款輕輕情意美，次後來顛顛倒樂消魂；  
 不多時雲收雨散吁吁喘，彼此的你挽我抱不起身；  
 這一個手樓柳腰搯一指，這一個口含舌尖吮一吮；  
 這一個一夜歡娛情不歇，不覺的紅日東升照當門。  
 說不盡你恩我愛情意重，說不盡你戀我愛永不更。

話說二人情投意合，倒鳳顛鸞，徹夜交歡，不覺的天已大明。二人親愛，各怕離床，又偎抱了一回，三姐方才起身梳洗。這且不  
 在話下。且說老鴿兒起身叫廚子定辦一桌好酒席，命丫環送入香房，共稱三姐夫大喜。三官一見，每人送他一件衣服。院中小  
 厮，聽說俱來叩首。又賞每人五錢銀子，翠香翠紅也來慶賀。公子又賞他每人一件衣服。自此一家大小，無不敬重。三官公子住  
 在院中，與三姐日夜不離，如此住了半月，老鴿子又生一巧計，要給派王三官。這日收拾一大席酒，一家作樂，請三官三姐赴席。  
 二人並肩坐下。老鴿子親身與二人斟酒，正是少年欲買傾家樂，且向娼門任意游。要知老鴿生何計，下回書中說原因。

### 第四回 萬金化盡出司院

會見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難忘心中玉美人。

話說老鴿子心生一計，親自斟酒，就奉承起來了。  
 老鴿兒親奉承將酒來斟，高叫聲三姐夫有福之人；  
 你既與小女兒成了夫婦，言語間有差錯莫記在心；  
 我有心將女兒從良改正，打卦的算定他該做夫人；  
 三姐夫若不嫌小女醜陋，自今後願與你同過光陰；  
 或少柴或少米這是小事，欠麵錢欠酒錢不足挂心；  
 老鴿子說了些哄人的話，王三官見了棒槌當了真。  
 在院中多簡慢望勿見怪，從今後休得要彼此相公；  
 叫女兒好侍奉休得怠慢，你與他爲夫婦骨肉之情；  
 怎奈俺幾年來家寒難度，實指望女兒大早配婚姻；  
 咱娘們有禮面往來也好，我如今年老邁死也甘心；  
 房屋破也留你住上幾載，首飾少衣服舊漿洗一新。

話說老鴿子說了這一些話，公子就當了真實之言。常言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人自迷。  
 公子此時，自己就住不的了。鴿子說姐夫有銀子無有公子此時，惟恐鴿子不自在那了銀子當土塊，就是鴿子放個屁，三

官聞的香美哉！

三官問道要多少銀子使用？鴛子說，不過是買柴買米，治辦酒食。一百也可，八十兩也好，多就多使幾日，少就少使幾日。這不過零星使用，若是治辦衣服梳粧，修蓋房屋，還得姐夫另行看顧。三官聞言，又命王定往寓處，取了三百銀子，與鴛子使用。王定見公子如此，心中暗想，只是難違主人之命，還將銀取來，交與公子。三官交給鴛子。三姐見公子使這無味的銀子，疼的心中刀割，有心當面止他，又恐鴛子惱怒，一時不言。背後對公子道：哥哥，你這銀子，何故使的這麼無味？他本是口吞生鐵，永不化的人。

小三姐一見銀子心內痛，

但見他囑咐公子叫愛卿，

愆本是初出年幼不知事，

你拿着銀子更比糞土輕，

老鴛子本是一個吞銀種，

總就是填上萬兩不領情，

你總然萬貫家財使用了，

填不滿碗口大小這個坑。

常言道鴛子喂不飽的狗，

慣叫那富家之財一時傾，

從今後你若聽他來調派，

大約是不消幾日囊中空。

那時節你若無銀來照應，

立時間就要趕你出門庭。

常言道有錢有鈔會說話，

沒有錢反了眼他不奉承。

玉堂春說的本是真情話，

王三官心迷如同身邊風，

小王定背了他來也勸解，

他說道三叔莫要無正經。

他說道銀子使了幾千兩，

總就是外人知曉替他疼，

想一想老爺臨行說的話，

你也曾垂手而立計心中。

不用說奶奶在家心常掛，

我老爺知道一字了不成，

小王定傾心吐胆來解勸，

王三官一味搖頭永不聽。

話說王定傾心勸解，三官心迷而不聽。王定一日說三叔，如今銀子已化去一半多了，還不回家，等待何時？老爺若使人來訪，知此事，小人也是該死。三官聽說，只是不言不語，一味愛戀不捨。王定說三叔，你若不走，使我在這無用，打發我回家去罷。三官說，你既欲回家，我就與你十兩銀子盤費，你到家中，就說張未討完，先使我回家請安。三姐聽說，也與他五兩，老鴛子也送了五兩。王定拜別三官，從此起身回家去了。且說三官迷戀嬌香，心性昏亂，不覺又是一年有餘，那三萬銀子化了一個乾淨。忘八老鴛子，日日調派，三官手中空虛，調派也是無有。忘八見他無錢，從此疏冷。鴛子見他囊盡，不與親近，不多日一家大小，都皆犯惡。

忘八生嫉妬，鴛子起狼心。

一家大合小，咕嚕玉堂春。

說黃道黑的，比方無錢人。

清晨來栽樹，

晚上要避陰，只愛錢合銀。

吵罵蘇三姐，不是有心人。

養活這漢子，指望會哄人。

纔養三年漢。

就要生外心，人家有銀子。

若是無了錢，即忙趕出門。

你還要相偎相抱和他親，

這不是吃飯吃了這時節，

他如今囊內空虛無錢用，

你還要相偎相抱和他親，

這不是吃飯吃了這時節，

但不知你是安的什麼心。

我不見廚子做菜備上面，你想想他是你的什麼人；在者處占着毛廝不泡糞，這時節無容爭他多少銀；你若是離門離戶叫他走，總就是萬般大事不理論，你若是戀着只個無錢客，我必然活活將你抽了筋；小三姐聞聽此言心中惱，開了口叫聲老媽好狠心，你想想有情有義王公子，他在俺院中花去多少銀；滿院中衣服大小是他做，上下的吃用使費是何人，房屋破也是他的銀子蓋，柴合米俱是花用他的銀；他於今無了銀子纔幾日，最不該立刻打發他起身，玉堂春本是說的良心話，好不待氣壞鴿子不良人；但見他咬咬牙子錯錯齒，舒了舒嘴上點的紅沿唇，駕了聲賤人說話太無理，你焉敢胳膊肘子向外伸；說着時竹條鞭子拿在手，眼看着要打美人玉堂春，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且等到下一回中說原因。

## 第五回 玉堂春司院受苦

閒來游到宋家東，垂袖開懷佛好風，柳暗藏鶯無人語，山花一帶滿枝紅。  
閑言少敘，話說老鴿子聽說有氣，手舉鞭子，就要下手。有一個丫頭跑出來，說俺娘要打姐姐呢？忘八聽說，跑上樓來，也不開是非用手將三姐攙住，一頓好打。

老忘八上樓攙住玉堂春，老鴿子手執鞭子惡狠狠，但只見一鞭起來一鞭落，恨毒的單打有情有義人；這一個沒頭沒倒使脚踹，那一個沒頭沒臉使捶擗，小玉姐金蓮撮的綉鞋吊，他頭上青絲散的亂紛紛，他身上衣服滾的稀糊爛，滾壞了身上穿的錦邊裙，老鴿子一行打着一行罵，浪婊子看你回心不回心；只等到兩個打的不欲打，惡得很怒罵一場纔出門。  
話說忘八鴿子打了玉姐一頓，惡狠狠的說道：我看你辭他不辭他？你若是不聽我說，我還是打。一行罵着，下樓去了。這日玉三官出院在午門之外，耍了一回，只覺耳熱眼跳不安，急急忙忙回到院來，至樓上一看，好不疼死人也。  
王三官邁步來至北樓上，但只見玉姐那裏淚淋淋，又見他頭上青絲紛紛亂，渾身上衣服滾的帶土塵。  
秋波中兩行珠淚往下滾，疼殺人哭破櫻桃一點唇，慌了他即忙近前懷中抱，叫了聲恩情美滿可意人。  
但不知你今是受誰的氣，萬望你從實對我說原因，小玉姐睜開一對流淚眼，叫了聲恩義難捨俏郎君。  
小奴家回回回夕你莫問，說出來但恐難為有情人，公子說萬望小姐對我說，我與你情投意合無二心。

莫不是爲我無錢受了氣，老鴿子叫我將我辭出門，若如此情愿自此出院去，再不肯連累小姐受苦辛。

王三官說了一句離情話，小玉姐如同鋼刀來刺心，他說道：「郎君你若捨了我，小奴家情願一命見閻君。」

咱二人你若在來我也在，咱二人一個不存俱不存，王三官聽見玉姐這般說，此一時二目之中淚滿襟。

向前走着抱着玉姐不撒手，但見他面對面的叫情人，我爲你在此三年不回轉，爲的是小姐待我無二心。

今日裏手中空虛無錢鈔，明知道鴿子不留無錢人，有心待別了姑娘回家去，實實的一時難離你的身。

有心待在此同你常常敘，老鴿子給氣你吃我難禁，真正是千難萬難難殺我，我和你死活相連永不分。

好一個有疼有熱王公子，說的話愛殺一個玉美人。

話說二人對面大哭，不覺的天色已晚。玉姐無奈強打精神，吩咐了環點燭來；二人也不用飯，三官只是長嘆。玉姐將他扯入

羅幃，說道：「我的親親，你可挂慮殺我了。」公子說：「自今以後，小姐我不敢勞你了。」玉姐說：「哥哥意欲怎樣？」公子說：「我若在此，難免鴿

子不打罵于你；我若去了，你另接一個有錢的來，吃好的，用好的，忘八鴿子，俱皆歡喜。你若留我在此，忘八鴿子打罵，你吃不了

的污穢氣。」玉姐開言說道：「哥哥你果然要去，公子說不是我願去，無奈是我不得不去。」玉姐聞言，眼含痛淚，道：「哥哥既欲如此，我

就與哥哥一別，尋了自盡，哥哥也知道我這一片真心，言罷解下一條絲帶，搭在那張床頂上，就要上吊。公子即忙一把抱住，說

道：「玉姐，你果要如此，咱二人就一路而去。」玉姐說：「哥哥我死如同蒿草，你年紀小小的心懷大志，日後倘得一官半職，娶上個好

媳婦，你親我愛，比我更好。」三官說：「小姐我實不瞞你說，我心中眼中只有你一個人，除了他別無第二個。」公子言罷，玉姐心如刀

刺，你待我實無二意，好歹你在這裏苦熬等幾日，再作計議。」二人這夜哭一回，說一回，到了天明，了頭，又與老鴿子下了舌。鴿子

聽說，計出心頭，吩咐叫人不送飯與他二人吃。二人起身，坐到辰時，不見有人送飯來，玉姐恐怕餓了公子，遂自己下樓來，老鴿

子一見，又怒罵不絕。玉姐無奈，又以好言來勸。

玉姐聽的罵，心中好傷情，暗自心展轉，思量這事情，寧可我受氣，恐撞王相公，無奈來解勸。

爺娘莫氣生，說豈王公子，本是富家郎。

雖則是此時手內無錢使，並非是一貧如洗身受窮，他父親禮部尙書銀錢廣，總就是萬兩黃金他也應。

有一日王定回來將他看，白花花銀子帶來幾十封，今一日若是趕他出院去，只恐怕日後銀子要不成。

玉堂春花言巧語將他哄，老鴿子一旁似聽似不聽，衆明公要知甚麼成雙對，且等下一回裏再說分明。

## 第六回 王公子路中被劫

休將前事苦徘徊，取次摧殘天賦才。自想當時成連理，不想今日惹禍胎。

閑言不提。且說玉姐勸解了一回，那鴿子似聽不聽。玉姐趁此時，纔端了一碗飯來與公子吃。公子此時甚時悲苦，有心不吃。腹內實在飢餓，玉姐一旁又百般勸慰，公子無奈吃了幾口，聽的樓下老鴿，又罵起來了。

王公子方才端起一碗飯，忽聽的樓下吵鬧不住聲。只說道這裏不是養濟院，那有這剩茶剩飯養閑人；誰與你娶下媳婦治下地，誰與你贈米贈柴候下程。

話說王公子此時如同小乞丐兒，丟了棒，連狗兒也欺了。這日忘八鴿子，又私相計議，說王三今無了錢，玉姐又不逐他出去。若要打他，又貪着他與咱掙錢。若不打他，他又戀着王三，不叫他去。若是南京差人來接王三去，這妮子必無心與我接客，那時何如忘八說王三已是不害羞了，暫且叫他住下罷。鴿子說他在此又不用錢，占住毛廁不拉屎，咱們就少掙多呢？忘八說我與你計較，只用這般這般，如此如此。鴿子說，這也使得。鴿子只得到了樓上，一霎時又歡天喜地，說道王姐夫，我的家務事，你可莫要怪我。

鴿子上樓來，設計就生心；滿臉陪笑的，姐夫又尊；我的家務事，你莫記在心。

吩咐那了環快快擺酒筵，小心的伺候姐夫有福人，倘若是姐夫日後登金榜，咱一家大大小小俱是親。

不多時酒筵擺在北樓上，他自己把盞傳語笑盈盈，養兒的多多積下錢合鈔，養女的指着女兒掙銀錢。

有錢的在此吃用也有臉，無了錢不如早些一溜風，在這裏住的人嫌狗不咬，閑撒了眼睛只是將飯吞。

老鴿子說黃道黑樓下罵，總就是人人聽了難忍容，小玉姐心如刀刺耳鼓炸，一旁裏添話打岔推不聽。

王公子聽見也推不聽見，端着碗二目之中落淚痕，有心要離了此處回家轉，想一想手中沒有半文錢。

無奈何低頭不語將飯用，如同是掩着耳朵作耳聾，且不言貪色之人遭晦氣，再說那王八又將巧計生。

此一時公子心中也不曉，一旁裏玉姐面色也不沉，老鴿子一見玉姐面顏改，但見他又叫我兒把話云。

到明白本是九月初九日，本是你姑娘生日做壽辰，年年來俱是前去送盒禮，今日裏無錢而去也該應。

那怕是空身前往都要去，好多的必得親自到他們，到明日我與姐夫一同去，我的兒他也騎馬隨後跟。

到那裏也有酒席將俺待，總就是住上幾日也不噴。老鴿子從頭至尾說一遍，小玉姐滿口應承把命還。話說老鴿子言罷，玉姐滿口應承，是日酒罷，用了一夜不提。到了清晨，僱了兩個牲口，老鴿子騎着一個，玉姐騎着一個，出了本司院，忘八與王三官步行走有十里之遇。老鴿子故意吃驚，說大差了，我忘了大事，公子忙問有何事忘了。鴿子說：忘了鎖上我的房門，但恐小毛子們作踐與我，你回去，與我鎖上如何？公子不知是計，遂即忙回轉。且說那忘八見公子回來了，就與玉姐牽着馬匹，合鴿子自小路而走，將馬打了幾鞭，一路去好跑也。

老鴿子哄着公子回家去，他合那玉姐小路一溜風，王公子回院去把房門鎖，急回來不見玉姐女花容。你看他這裏找到那裏找，並不曾問到玉姐影合踪，但只見東張西望偏地問，各處裏尋蹤問跡出了城。

話說公子一行問看，出了京城，却遇了一夥人，即近前去問說：列位尊兄，可見一位女子，同一個老婆，都騎着馬，向那路上去了。內中一人說：向那蘆葦中去了。公子只當是真，即忙的向那蘆葦中去找。明公不知，這是一夥強人，將他哄到蘆葦之中，衆強人一齊下手，遂將公子的衣服剝去，剝的公子光腿赤足，賊人走了，閃他在那裏，赤條條的，上下無衣，好不可嘆人也。

王三官身在蘆葦赤條條，不由的二目流淚哭噯啞，暗叫聲有情有義蘇三姐，罵了聲無恩無義忘八羔。你將我三萬銀子調派了，生巧計暗裏定下計籠牢，誑了我回院去把房門鎖，你可纔騎馬加鞭開了交。折的我美滿二人不見面，運不好無良之人又遇著，將俺的身上衣服都剝去，光溜溜見人如何不害臊。

王三官蘆葦之中正悲痛，一路人聽的哭聲問根由。

話說王三官在此痛哭，蘆葦一旁有條小路，一夥行人聽見向蘆葦中一看，見他光腿赤足，問起情由。三官說：衆位大叔快救命罷！小人是河南人，在此做小賣，不幸遇着歹人，將我的銀錢衣物，却都劫去了。衆位有破衣服，捨件與我，知恩不忘，衆人見他年小可憐，遂捨了幾件舊衣服，破帽破鞋，三官穿帶上了。看了一看自己嗟嘆不已，有讚爲證：

三官自嗟嘆，幹的好營生，嫖姐好棧子，弄到這般形，如同花子樣，怎麼見親朋，囊中無錢鈔，

何法把飢充，低頭向前走，無人問一聲，欲知後來事，下回說分明。

## 第七回 公子夜宿關王廟

白馬紅纓彩色新，不能親者強來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

話說王三官穿上了衣服，前不遮體，後不蔽身，無奈何又進得城來，胡游了一日。又來至本坊院，看了看大門上鎖，無有一人遂在街上走前走後，一天水米不沾，到了天晚，有人說南門上有覓人打更的。三官聽說，遂到了南門求告地方。地方說：你可知道更例，打一更一文錢，行二更二文錢，一夜五更，便掙五文大錢。若失了更，一文錢也沒有。三官只得應允，打到三更，身上困倦，躺下睡熟了，誤了打更地方，說道：無造化的花子，連兩個大錢掙不起你，快走快走，又將三官趕出來了。

那地方因爲三官誤更辰，這一夜打更未掙一文錢，天明了無計奈何揚腸去。這一夜又是水米不沾唇。

王三官百般出於無可奈，遂上了孤老院中去安身，白日裏一同花子去討飯，夜晚間冰寒雪地將身存。

莫說那紅樓閣下低唱處，總就是貓犬之食也要吞，且不言三官流落孤老院，再說那有情有意玉堂春。

不言公子身居下流，且說玉姐被鴿子忘八，詭至城外，借了一所宅院，住了一月有餘，鴿子忘八計議道：王三待我還家去了，還不如回院罷，又僱了牲口，回了本司院。王姐自從不見三官，曰：流淚老鴿子見他如此光景，怕他不肯接客，遂勸道：王三已

經回家去了，你還思念他怎的，他在家父母與他娶一個上好媳婦，自在受用，只怕他不想你這個臭妮子。你若是聽我說，我找

一個比王三好的，要千舉萬若不聽我說，你可知道我的性子，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言罷下樓去了。王姐聞言，一痛好哭也。

小玉姐北樓一上好傷心，但見他不見三官大放聲，想當初與你說的什麼話，原說是死則同死，生則同生。

現於今不知流落那裏去，好叫我盼斷衡陽無信通，不知道你那心中想一想，盼的我柔腸寸斷結如繩。

有心待了此殘生爲你死，又恐怕關懷苦壞王相公，小玉姐北樓以上正悲痛，有一個了頭送茶上樓底。

話說玉姐正然痛哭，鴿子叫丫環送了茶來，勸玉姐吃茶。玉姐此時那裏有心吃茶，丫環百般勸解，玉姐強飲了一口，自此茶

飯懶進，日日牽掛，這且不表。且說三官在孤老院中討飯爲生，這北京大街上，有一人姓王名良，常往孤老院前走過。這日見了

公子吃一大驚，向前拉住叫道：三叔怎應這等模樣了。

三官見王良，從頭說原因，只爲嫖娘子，花了三萬銀，手中無了鈔，忘八生歹心，定下倒房計，

將我哄出門，時運大不好，又遇衆賊人，衣服剝了去，無處可存身。

王三官從頭至尾說一遍，那王良一時動了惻隱心，他說道：三叔且上我家去，好歹的粗茶淡飯，過過光陰。

王公子聞聽此言，心中喜，因此纔跟着王良進家門，那王良知道他是尙書子，逐日裏小心敬重，多殷勤。

在他家未曾住了十餘日，王良妻終日吵罵不絕音。



說起王良妻，好似母大虫；見叫他做飯，便把氣來生；不是罵丈夫，就是吵兒童；你爺還未死，又養老公公，孩兒無人抱，做飯不從容，任從你爺爺，留下老祖宗，少柴又無米，吃飯就收聲。

小王良聞聽此言就去打，兩口子大吵大嚷鬧不清；王三官見事不好住不下，不得不離了王家大門庭；此一事千無奈來萬無奈，心內想待向何處把身存；常言道時來瓦罐叮叮響，運去了若大銅鑪也無聲；

我有心尋個自盡死了罷，叫我那一雙父母怎麼疼；這公子千無奈來萬無奈，只得是尋食討飯且偷生；話說公子千思百慮，活又難活，死又難死，常言說的好，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不得不討飯為生，到了晚上，尋個下處，乃是一座關帝廟，進門來看了一看，冠冕金身公子看罷，雙膝跪下。

公子進廟來，抬頭把眼睜，金爐煖宮上，端坐一神靈；冠冕頭上戴，金身放光明，左邊是周倉，右邊是關平，橫匾寫大字，文武聖神公，上下看一遍，知是關聖公，雙膝忙下跪，禱告衆神明。

小人是家住江南尚書子，有一個名字叫做王景隆，皆因為父親官滿回家轉，留下我討賬催銀住北京；那一時討完賬目三萬兩，這也是小人時拙運不通，就上那本司院內去胡行，我將那三萬銀子俱花了。

老鴛子將我說出把門封，小玉姐心滿意足愛戀我，現如今伯勞燕子各西東，叩神明保佑保佑來保佑。

保佑俺二人姻緣得終身，王三官關王廟裏正禱告，不料想神台後面有人聽，要知道神台後面何人聽。

衆明公耐守片時候我云，且等到下一回裏說分明。

### 第八回 金哥傳信本司院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話說公子在神台之前，一行禱告，一行痛哭，正自哭着，自神台後面，走出一人說道：你不是王三官王三叔麼？因何這般光景了。公子正然哭着，忽聽一人叫他，這才止住哭聲，眼含痛淚，抬頭一看，認的是賣瓜子的金哥。遂問道：你莫不是金哥麼？金哥說：是也。公子說：這天不早了，你在此何幹？金哥說：三叔不知，我今日買賣不好，一文錢也不賣，我來這廟內歇息，不想三叔那一日，

身著綾羅，腰纏金銀，在院中游耍，見了我就是二百錢瓜子兒，何等的風光，今日怎麼落了這等的模樣了。公子遂將前事一告，

金哥感嘆不已，說道：三叔還沒用飯，跟我家去，將就用點，再作道理罷。三官說我已用過了。我且問你，你可向本司院去不會？

哥說今日還到他家去的。公子問道：那個玉堂春還在院中不在？金哥說：去了一月有餘，這纔來了不兩日。公子說：我今煩你合他說一聲，說我在此看他。心中怎樣？金哥說：三叔這事，我願合你說說。公子道：你要背了鴛子，莫要被他知道。金哥說：我曉得今日天晚，明早我去。只是三叔欲往何處下落？公子道：金哥這就是我的安身之地。金哥聞言說：咳！此處無被無褥，上下小事連一片席子也沒有，這待怎麼臥下？公子說：咳！這就是到那山砍那柴，過那河脫那鞋，到此地位，行此地位。金哥說：罷了！罷了！也罷了！將我這破皮祆脫下，與你舖上罷。遂將身破皮祆脫下，舖在就地。說：三叔，你在此處暫住一夜，我明日來報好音就是了。言罷，匆匆出門而去。正是：千金身子萬金重，無錢身子不值錢；一身倒在塵土內，兩腿捲起似毛團。

不言公子在關王廟，倦臥一夜。且說金哥到了早晨，用了早飯，手托瓜子盤子，不向那別處去，賣直奔本司院中而來。進的院中高喊了兩聲，看了一看，那忘八鴛子正在那裏吃飯，順便趁空，北樓到了上了樓上，見玉姐坐在床上，也未梳洗，眼含痛淚，低頭不語。金哥說：玉姐，我送到瓜子來了，你吃些罷。玉姐只是不言不語。金哥故意的將瓜子拉了幾個，按在玉姐口內，說：你嘗嘗我，料的這仁香是不香？玉姐心中不耐煩，用手向口中抓出，照地下一打，無好氣的說道：怪賊骨子的，我爲何吃這等臭爛仁子呢？金哥生的最是伶俐，遂接口說道：玉姐，姐莫要作酸，我口內出來的，是你心裏愛吃的。這個仁，不是人家那等嗅爛不戲要的那等仁，一行說着，手捏着鼻子，口唱山坡羊一曲：

見了個想思難說又難道，心裏想口裏念背地裏祝告，都因爲恩情美滿，三萬銀花盡了；手中空虛無錢鈔。  
忘八打，鴛子敲，誑他出去開了交，衣服被人剝去了；光腿赤足最難脩，夜來宿在關王廟。跪神前，

胡禱告，願成雙作對把恩報，叫我得便打信梢，他那裏想，你這裏焦，不知何日才得到，欲要兩下成連理，還得個閒扯淡的人兒說個根山。

金哥唱罷，玉姐聽的這個意味，心中想道：這小狗頭唱的這曲兒，有意思呢？想是他知道公子的下落，也是有的。待我且問問他，看是如何？不由的叫了聲金哥，你唱的極好，我照願照願你，給我一百錢的瓜子吃罷。金哥說：我這個仁子，一百錢買不著，三萬銀子花盡了。這個仁，你出一百錢，我待如何賣的？玉姐說：你說多了，我不吃。金哥說：你口說不吃，你心裏還時刻想他。玉姐道：想什麼？金哥說：想仁吃，玉姐說：想什麼？金哥說：想那知心的。金哥說：你莫當是我不知道，我還知道呢？玉姐說：你知道是誰？金哥說：是俺王三官王三叔除了此人，就別無第二個人。玉姐說：你竟猜着了，他給我拿來呀！金哥說：不是拿他，不的，還拿不上手來。玉姐說：金哥，我實不瞞你說，我與他有終身之誓，我身雖此居，心在玉郎，永不另接他人了。